

风尘蛇虺缠惜姣

文杨闻宇



郢城有个姿色出众的妓女阎惜姣，能歌善舞又会填词，住在乌龙院内，门庭若市。

树大招风，一天黄昏，同时来了好几拨客人，有当地豪绅，也有地痞流氓，蛮不讲理，都点名要阎惜姣作陪。他们互相争风吃醋，打了起来，吓得惜姣不敢下楼。最后，祖上曾在朝中当过礼部侍郎的徐三公子占了上风，进了惜姣的香闺。

惜姣在楼上昏睡了一天。天才麻黑，昨晚被徐三公子赶跑的恶棍中有个叫李盛的，带了几个狗友雇一顶小轿进了乌龙院，不由分说，就从楼上将衣衫不整、乌发散乱的惜姣抱了下来，强行塞进轿中。惜姣之母阎婆拦阻不住，就跟在小轿后边哭哭啼啼，李盛一挥手，有两个狗友就一左一右架起阎婆。一行人进得郊外小河边的一片密林，李盛喝声住轿，打发轿夫离远些去，便把阎婆的口用条巾堵住，捆定在一棵大树上，接着将惜姣拖出小轿，三下五除二将上下衣裤剥去，顺手抽出裤带，将赤条条的惜姣挟持到近旁一桩临水半死不活的曲项柳树之前，背剪双手，仰面朝上缚之于树桩之上，欲行非礼。不知何时，月亮已从东山升起，正在此时，冷不防突然传来一声断喝：“大胆！你们还有王法吗！”众人一看，不由一惊，月地里站着本县押司宋江，他从宋家庄探看老父回城，行经此地。李盛一伙手持短刀，忽啦一下置住宋江，双方无话可说，出拳抬脚便打了起来。江湖上称宋江为“及时雨”，武艺端的了得，李盛一伙哪是他的对手，你爬我滚，提捏住丢在地上的衣衫落荒而逃。

宋江过去先为阎婆松了绑，让她过去替女儿著衣。他喊出畏缩在远处的轿夫，让他二人将哽咽不止的惜姣与母亲送回乌龙院去……阎婆这时却不肯了，对宋江道：“我们回去，他们定然找我母女闹事。押司救要救彻底，另替我们找个安身之所吧。”母女二人跪在宋江面前，不肯起来。

宋江忽地想起晁盖，晁大哥在城里有一家杂货店，店主姓张，与他相熟，何不先送往杂货店，容后再作道理。张老板知道宋江与晁盖是八拜之交，情同手足，当然也就听宋江的安排。在杂货店里，阎婆打听到宋江年近三旬，并无家室，便想将惜姣嫁给他，这样女儿可跳出青楼，自己日后也有个依靠。阎婆托张老板为媒，恰巧晁盖那天也从乡下因事进城，他想到宋江的生活也要有人照应，也便慨然允诺。阎婆高兴，将自己让女儿填的一首词《菩萨蛮》也掏出给了晁盖，让晁转致宋江。晁盖找到宋江，挑明此事，宋江却不肯：“我之救她，毫无私念，如我娶她，岂非乘人之危，坏了江湖上这个‘义’字！”晁盖笑道：“贤弟仗义，誉满江湖，如今是她心甘情愿地嫁你，不属乘人之危。这女子虽是陷落风尘，还会填词，也有些才气。喏！这是她写给你的一首词呢。”宋江一看，字迹倒也娟秀工整：“郢州城里春光好，及时雨拂天将晓。柳暗郢河堤，此时

心转迷。桃花春水绿，水上鸳鸯浴。凭栏莫嫌痴，休负壮年时。”

宋江便不吭声了。晁盖又劝：“你是在危难中救她的，人家即倾心于你，死心塌地。你不纳她，该当如何？老伯那里，我替你说，如嫌惜姣是风尘中人，先娶她作妾如何？”听晁盖这样劝说，宋江只好允诺。于是在西大街租了幢房子，择了吉期，准备与惜姣成亲。

成亲之时，贺客不少，其中也有跟随宋江习刑名之学的张文远。晚间酒宴，众人要新娘唱曲劝酒，而且就要她唱自己写的《菩萨蛮》。惜姣忸怩，声称无人吹箫伴奏。“师娘不弃，学生张文远可吹箫奉陪。”惜姣瞟了张文远一眼，此白净书生风度翩翩，穿一身锦缎长衫。伴奏之际，张文远的箫声配合得恰到好处。

婚后宋江与惜姣倒也融洽。然宋江乃江湖中人，不想因酒色而坏了武功，房帏之事渐疏，而惜姣是风月场中过惯了的，渐渐感到孤寂。这时，偏巧衙里有一要案，需宋江到外地出差三个月。师傅不在，张文远便以照顾师母为名，常来走动。自古美女爱少年，渐渐地，二人就陈仓暗渡，双星巧合了。二人勾搭成欢之事，阎婆当然清楚，她多次劝女儿赶快收心，一刀两断，怎奈女儿却越拉越拢，与张文远怎么也撕扯不开。

宋江归来，很快听到了风声。他是个对女色淡泊的人，想到惜姣本来就是风流成性的烟花女子，就以衙中有事为由，不常到西街的屋里去。

不多日子晁盖等人在黄泥冈智取生辰纲事发，宋江利用手里职权，通风报信，送晁盖一伙上了梁山。晁盖感激宋江，差刘唐下书郢城，并送来100两黄金为谢。

送走刘唐，宋江提着招袋步出酒店，恰巧遇上阎婆，这婆子觉得自己母女实在对不起宋江，就硬将宋江往西街的屋里拽：“惜姣年轻不懂事，我已经骂她多次了。你快跟我回去！”宋

江多唱了几杯酒，也就随阎婆进了家门。惜姣迎住，将宋江扶进银灯闪亮、锦被平铺的屋里。宋江醒时，却发现惜姣正坐在灯下，看那晁盖写给他的书信。她见宋江醒了，摇着捏在手里的书信说道：“好啊，你竟私通梁山！这是叛逆大罪，我和我妈日后可吃不消。”

宋江一翻身下了床：“这……这个使不得！”他欲夺信，惜姣不给。

“把信给你也行，有个条件，你先给我写下一纸休书，免得日后连累我们。”

“我马上写，连这100两金子也给你。但你再去嫁人，只是，千万别嫁给张文远。”

“张文远怎么啦？你当着朝廷的官，却干这叛逆之事，张文远他能干出这号事么！”

这话戳痛了宋江的心，一伸手拔出了床头宝剑：“你再胡说，我宰了你！”

灯下剑光闪烁，捏信的惜姣心里一慌，小脚打滑，失去平衡，身子往前一倾，胸口正碰在剑锋之端，顿时鲜血喷溅。宋江一时手足无措，惊叫，赶忙抱住了她。惜姣在他怀里挣扎一声举起手中的书信：“你……你快把这烧掉！”她望着熠熠的烛光，烛光在她的眸子里跳了两跳，便渐渐地闭上了……宋江眼里涌出了两滴泪珠。

《水浒传》是一部难得的好书，而其中写到女性的文字，却难脱迂腐之嫌。山东民间父老对其中女性之传言，反而更接近于真实。这里所录阎惜姣与宋江的故事，即来自民间。

